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宋史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宋史

卷三八八——卷四四一

〔元〕

脱脱等撰

刘浦江等标点

宋史卷三八八
列传第一四七

周执羔 王希吕 陈良祐
李浩 陈橐 胡沂 唐文若
李焘

周执羔字表卿，信州弋阳人。宣和六年，举进士，廷试，徽宗擢为第二。授湖州司士曹事，俄除太学博士。

建炎初，乘与南渡，自京师奔诣扬州，不及，遂从隆祐太后于江西，还觐会稽。寻以继母刘疾，乞归就养，调抚州宜黄县丞。时四境叔扰，溃卒相延为变，令大恐，不知所为，执羔谕以祸福，皆敛手听命。既又誅其党，执首谋者斩以徇。邑人德之，至绘像立祠。

绍兴五年，改秩，通判湖州。丁母忧，服阕，通判平江府。召为将作监丞。明年春，迁备。累迁右司员外郎。

八月，擢权礼部侍郎，充贺金生辰使。往岁奉使官得自辟其属，赏典既厚，愿行者多纳金以请，执羔始拒绝之。使还，兼权吏部侍郎。请赐新进士闻喜宴于礼部，从之。军兴废此礼，至是乃复。同知贡举。旧例，进士试礼部下，历十八年得免举，又四试礼部下，始特奏名推恩。秦桧既以科第私其子，士论喧哗，为减三年以悦众。执羔言祖宗法不可乱，繇此忤桧，御史劾罢之。

又六年，起知眉州，徙阆州，又改夔州，兼夔路安抚使。夔部地接蛮獠，易以生事。或告：秦、播夷叛，其豪帅请遣兵致讨，执羔谓

曰：“朝廷用尔为长，今一方绎骚，责将焉往，能尽力则贯尔，一兵不可得也。”豪惧斩叛者以献，夷人自是皆惕息。三十年，知饶州，寻除敷文阁待制。

乾道初，守婺州，召还，提举佑神观兼侍讲。首进二说，以为王道在正心诚意，立国在节用爱人。二年四月，复为礼部侍郎。孝宗患人才难知，执羔曰：“今一介干进，亦蒙赐召，口舌相高，殆成风俗，岂可使之得志哉！”上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一日侍经筵，自言学《易》知数，臣事陛下之日短，已乃垂涕，上惻然，既拜本部尚书，升侍读，固辞，不许。

方士刘孝荣言《统元历》差，命执羔厘正之。执羔用刘义叟法，推日月交食，考五纬赢缩，以纪气朔寒温之候，撰《历议》、《历书》、《五星测验》各一卷上之。

上尝问丰财之术，执羔以为：“蠹民之本，莫甚於兵。古者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。今尺籍之数，十倍於此，罢癯老弱者几半，不汰之其弊益深。”论：“和余本以给军兴，豫凶灾。盖国家一切之政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若边境无事，妨於民食而务为聚敛，可乎？旧余有常数，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万石。今诸路枯旱之余虫螟大起无以供常税，况数外取之乎？宜视一路、一郡一县丰凶之数，轻重行之，灾甚者蠲之可也。”上矍然曰：“灾异如此，乃无一人为朕言者！”即诏从之。

充安恭皇后敢官按行使，日与阍人接，卒事未尝交一谈，阍亦服其长者，不怨也。拜疏求去，上谓辅臣曰：“朕惜其老成，宜以经筵留之。”除宝文阁学士，提举佑神观。上曰：“遂隆龙图可也。”经筵二年，每劝上以辨忠邪、纳谏争，上深知其忠。

明年三月，告老，上谕曰：“祖宗时，近臣有年逾八十尚留者，卿之齿未也。”命却其章。闰月，复申前请。上度不可夺，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赐茶、药、御书，恩礼尤渥，公卿祖帐都门外，指绅荣之。时闽、粤、江西岁饥盗起，执羔陛辞以为言，诏遣太府丞马希言使诸路振救之。乾道六年卒，年七十七。

执羔有雅度，立朝无朋比。治郡谦恕，有循吏风。手不释卷，尤

通于《易》。

王希吕字仲行，宿州人。渡江后自北归南，既仕，寓居嘉兴府。乾道五年，登进士科。孝宗奖用西北之士，六年，召试，授秘书省正字。除右正言。时张说以攀援戚属擢用，再除签书枢密院事，希吕与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。上疑其合党邀名，责远小监当，既而悔之，改授官观。方说之见用，气势显赫，后省不书黄，学士院不草诏，皆相继斥逐，而希吕复以身任怨，去国之日，屏徒御，蹑履以行，恬不为悔。由是直声闻于远迩，虽以此黜，亦以此见知。出知庐州。

淳熙二年，除吏部员外郎，寻除起居郎兼中书舍人。淮右择帅，上以希吕已试有功，令知庐州兼安抚使。修葺城守，安集流散，兵民赖之。加直宝文阁、江西转运副使。

五年，召为起居郎，除中书舍人、给事中，转兵部尚书，改吏部尚书，求去，乃除端明殿学士、知绍兴府。寻以言者落职，处之晏如。

治郡百废俱兴，尤敬礼文学端方之士。天性刚劲，遇利害无回护意，惟是之从。尝论近习用事，语极切至，上变色欲起，希吕挽掖衣曰：“非但臣能言之，侍从、台谏皆有文字来矣。”佐漕江西，尝作《拳石记》以示僚属，一幕官举笔涂数字，举坐骇愕，希吕览之，喜其不阿。荐之。

居官廉洁，至无屋可庐，由绍兴归，有终焉之意，然犹寓僧寺。上闻之，赐钱造第。后以疾卒于家。

陈良祐字天与，婺州金华人。年十九，预乡荐，间岁入太学。绍兴二十四年，擢进士第。调兴国军司户，未上，有荐于朝者，召除太学录、枢密院编修官。中丞汪澈荐除监察御史，累迁军器监兼邓王府直讲。隆兴元年，出为福建路转运副使。丁父忧，服阙，乾道三年，除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，迁起居郎。寻除左司谏。

首言会子之弊，愿捐内帑以纾细民之急。上曰：“朕积财何用，能散可也。”慨然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。收铜版勿造，军民翕

然。未几，户部得请，改造五百万。又奏：“陛下号令在前，不能持半岁久，以此令民，谁能信之？岂有不印交子五百万，遂不可为国乎？”既而又欲造会子二千万，屡争之不得，遂请以五百万换旧会，俟通行渐收之，常使不越千万之数。

上锐意图治，以唐太宗自比，良祐言：“太宗《政要》愿赐省览，择善而从，知非而戒，使臣为良臣，勿为忠臣。”上曰：“卿亦当以魏征自勉。”

又言：“陛下躬行节俭，弗殖货利。或者托肺腑之亲，为市井之行；以公侯之贵，牟商贾之利。占田畴，擅山泽，甚者发船舶，招蕃贾，贸易宝货，糜费金钱。或假德寿，或托椒房，犯法冒禁，专利无厌，非所以维持纪纲，保全戚畹。愿严戒敕，苟能改过，富贵可保，如其不悛，以义断恩。”

时左相丁外艰，诏起复，良祐言：“起复非正礼，今无疆场之事，宜使之终丧。”遂寝。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讲，同知贡举，除给事中，兼直学士院，迁吏部侍郎。寻除尚书。

时议遣泛使请地，良祐奏：“陛下恢复之志未尝忘怀，然词莫贵於金同，不可不察；博访归於独断，不可不审。固有以用众而兴，亦有以用众而亡；固有以独断而成，亦有独断而败。今遣使乃启衅之端，万一敌骑犯边，则民力困於供输，州郡疲於调发，兵革祸结，未有息期。将帅庸鄙，类乏远谋，对君父则言效死，临战阵则各求生。有如符离之役，不战自溃，瓜州之遇，望敌惊奔，孰可仗者？此臣所以未敢保其万全。且今之求地，欲得河南，曩岁尝归版图，不旋踵而又失，如其不许，徒费往来，若其许我，必邀重币。经理未定，根本内虚，又将随而取之矣。向之四郡得之亦勤，尚不能有，今又无故而求侵地，陛下度可以虚声下之乎？况止求陵寝，地在其中，曩亦议此，观其答书，几於相戏。凡此二端，皆是求衅。必须遣使，则祈请钦宗梓宫，犹为有辞。内视不足，何暇事外？迺者未怀，岂能绥远？

奏入，忤旨，贬瑞州居住，寻移信州。九年，许令自便。淳熙四年，起知徽州，寻除敷文阁待制、知建宁府，卒。

李浩字德远，其先居建昌，迁临川。浩早有文称。绍兴十二年，擢进士第。时秦熈挟宰相子以魁多士，同年皆见之，或拉浩行，毅然不往。调饶州司户参军、襄阳府观察推官，连丁内外艰，继调金州教授，改太常寺主簿，寻兼光禄寺丞。

轮对，首陈《无逸》之戒，且言：“宿卫大将杨存中恩宠特异，待之过，非其福。”上悟，旋令就第。自秦桧用事，塞言路，及上总揽权纲，激励忠说，此习尚存，朝士多务慎默。至是命百官转对，浩与王十朋、冯方、查籥、胡宪始相继言事，闻者兴起。

浩不安於朝，请祠，主管台州崇道观以归。孝宗即位，以太常丞召。时张浚督师江、淮，宰相多抑之，浩引仁宗用，韩琦、范仲淹诏章得象故事，乞戒谕令同心协济。兼权吏部郎官。浩雅为汤思退所厚，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挤浚，因荐浩。及对，乃明示不同之意，二人皆不乐。逾年，始除员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讲。

在王府多所裨益，且因事以及时政，书之於册，幸上或见之，王亦素所爱重。他日外补，累年以归，王喜曰：“李直讲来矣。”未几，宰相召为郎者四人，将进用之。尤属意浩。浩嘿然无一辞，同舍皆迁，浩独如故。

逾年，浙河水灾，诏郎官、馆职以上条时政阙失，浩谓上忧劳如此，今何可不言，即奏疏指论近臣，并及宰执惟举行，台谏多迎合，百执事顾忌畏缩。反覆数千言，倾倒罄竭，见者悚栗。上不以为忤，执事者深忌之。

乞外，得台州。州有谏中禁军五百人，训谏官贪残失众心，不逞者因谋作乱，忽露刃於庭，浩谓之曰：“汝等欲为乱乎？请先杀我。”众骇曰：“不敢，”乃徐推其为首者四人黥徙之，迄无事。除直秘阁。并海有宿寇，久不获，浩募其徒，自缚贖罪，即行其魁。

里豪民郑宪以货给事权贵人门，囊橐为奸，事觉，械系之，死狱中，尽籍其家，徙其妻孥。权贵人教其家讼冤，且诬浩以买妾事，言者用是挤之。疏方上，权参政刘珙越次奏曰：“李浩为郡，获罪豪民，

为其所诬，臣考其本末甚白。上顾曰：“守臣不畏强御，岂易得邪？”且门章安在，珙袖出之，遂留中不下。大理观望，犹欲还其所没货，上批其后曰：“台州所断至甚允当，郑宪家资，永不给还，流徙如故。”浩始得安。

明年，除司农少卿。时朝廷和籴米八万，董其事者贱籴湿恶，隐刻官钱，户部不敢诘。浩白发其奸，下有司穷竟。户部欲就支稽见数，大理附会之，浩争曰：“非但惠奸，且亏军食。”上是其言。会大理奏结他狱，上顾辅臣曰：“棘寺官得刚正如李浩者为之。”已而卿缺，又曰：“无以易浩。”遂除大理卿。

时上英明，有大有为之志，廷臣不能奉行，诞慢苟且，依违避事。浩前在司农，尝因面对，陈经理两淮之策，至是为金使接伴还，奏曰：“臣亲见两淮可耕之田，尽为废地，心尝痛之。修书营屯，以为恢复根本。”又言：“比日措置边事甚张皇，愿戒将严备御，无规微利近功。日与大臣修治具，结人心，行重安静，以俟敌衅。”上悉嘉纳。

宰相议遣泛使，浩与辨其不可，至以官职诤之，浩怒，以语触之，且力求外。以直宝文阁知静江府兼广西安抚。有尚书郎入对，论及择帅事，上曰：“如广西，朕已得李浩矣。”又谕大臣曰：“李浩营田议甚可行。”大臣莫有应者。

浩至郡，旧有灵渠通漕运及灌溉，岁久不治，命疏而通之，民赖其利。邕管所隶安平州，其酋恃险，谋聚兵为边患，浩遣单使谕以祸福，且许其引赦自新，即日叩头谢过，焚撤水栅，听太府约束。

治广二年，召还，入对，论俗不美者八，其言曰：“陛下所求者规谏，而臣下专务迎合；所贵者执守，而臣下专务顺从；所惜者名器，而侥幸之路未塞；所重者廉耻，而趣附之门尚开；儒术可行，而有险诐之徒；下情当尽，而有壅蔽之患；期以气节，而偷惰者得以苟容；责以实效，而诞慢者得以自售。”上问诞慢谓谁，浩具以实对。翌日，谓宰相曰：“李浩直谅。”遂除权吏部侍郎。时政府有怙宠窃权者，党与非一，自浩之入，已相侧目，且欲以甘言诱之，浩中立不倚，拒弗纳。於是相与谋嗾谏议大夫姚宪论以强狠之资，挟奸谀之志，置之

近列，变乱黑白。未及正谢而罢。

乾道九年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明年夏，夔路阙帅，命浩以秘阁修撰宠其行。夔有羁縻州曰思州，世袭为守则田氏，与其犹子不协，将起兵相攻，浩草檄遣官为劝解，二人感悟，歃血盟，尽释前憾，边得以宁。逾年，以疾请祠，提举玉隆万寿宫，命未至，以淳熙三年九月卒，年六十一。诸司奏浩尽瘁其职以死，诏特赠集英殿修撰。

浩天资质直，涵养浑厚，不以利害动其心。少力学为文辞，及壮益沈潜理义。立朝慨然以时事为己任，忠愤激烈，言切时弊，以此见忌於众。平居未尝假人以辞色，不知者以为傲，或譖於上前，上谓：“斯人无他，在朕前亦如此，非为傲者。”小人惮之，诱以禄利，正色不回，谋害之者无所不至，独赖上察其衷，始终全之。为郡尤洁己，自海右归，不载南海一物。平生奉养如布衣时，风裁素高，人不敢干以私云。

陈橐字德应，绍兴余姚人。入太学有声，登政和上舍第，教授宁州。以母老改台州土曹，治狱平允。更摄天台、临海、黄岩三邑，易越州新昌令，皆以恺悌称。

吕颐浩欲援为御史，约先一见，橐曰：“宰相用人，乃使之呈身耶？”谢不往。赵鼎、李光交荐其才。绍兴二年五月，召对，改秩。六月，除监察御史，论事不合。八月，诏以宰邑有治行，除江西运判。瑞昌令倚势受赂，橐首劾罢之。期年，所按以十数，至有望风解印绶者。

以母年高，乞归养，诏橐善抚字，移知台州。台有五邑，尝摄其三，民怀惠爱，越境欢迎，不数月称治。母丧，邦人巷哭，相率走行在所者千余人，请起橐。诏橐清谨不扰，治状著闻，其敕所在州赐钱三十万。橐力辞，上谓近臣曰：“陈橐有古循吏风。”终丧，以司勋郎中召。

累迁权刑部侍郎。时秦桧力主和议，橐疏谓：“金人多诈，和不可信。且二圣远狩沙漠，百姓肝脑涂地，天下痛心疾首。今天意既

回，兵势渐集，宜乘时扫清，以雪国耻；否亦当按兵严备，审势而动。舍此不为，乃迟讲和，何以系中原之望。”

既而金厚有所邀，议久不决，将再遣使，橐复言：“金每挟讲和以售其奸谋。论者因其废刘豫又还河南地，遂谓其有意於和，臣以为不然。且金之立豫，盖欲自为捍蔽，使之南窥。豫每犯顺，率皆败北，金知不足恃，从而废之，岂为我哉？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，则必以豫为戒，故捐以归我。往岁金书尝谓岁帑多寡听我所裁，曾未淹岁，反覆如此。且割地通和，则彼此各守封疆可也，而同州之桥，至今存焉。盖金非可以义交而信结，恐其假和好之说，骋谬悠之辞，包藏祸心，变出不测。愿深鉴前辙，亦严战守之备，使人人激厉，常若寇至。苟彼通和，则吾之振伤武备不害为立国之常。如其不然，决意恢复之图，勿循私曲之说，天意允协，人心向应，一举以成大勋则梓宫，太后可还，祖宗疆土可复矣。”桧憾之。橐因力请去。未几，金果渝盟。

除徽猷阁待制，知颖昌府。时河南新疆初复，无敢往者，橐即日就道。次寿春则颖已不守。改处州，又改广州。兵兴后，广东盗贼无宁岁，十年九易牧守。橐尽革弊政，以恩先之。留镇三年，民夷悦服。

初朝廷移韩京一军屯循州，会郴寇骆科犯广西，诏遣京讨之。橐奏：“广东累年困於寇贼，自京移屯，敌稍知畏。今悉军赴广西，则广东危矣。”桧以橐为京地，坐稽留机事，降秩。屡上章告老，改婺州，请不已，遂致仕。又十二年，以疾卒于家，年六十六。

橐博学刚介，不事产业，先世田庐，悉推予兄弟。在广积年，四方聘币一不入私室。既谢事归剡中，侨寓僧寺，日采以食，处之泰然。王十朋为《风土赋》，论近世会稽人物，曰：“杜祁公之后有陈德应云。

胡沂字周伯，绍兴余姚人。父宗及，号醇儒，能守所学，不逐时好。沂颖异，六岁诵五经皆毕，不忘一字。绍兴五年进士甲科，陆沉

州县几三十载，至二十八年，始入为正字。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，吏部员外郎。转右司，以忧去，终丧还朝。孝宗受禅，除国子司业、邓王府直讲，寻擢殿中侍御史。

有旨侍从、台谏修具方今时务，沂言：“守御之利，莫若令沿边屯田。前岁淮民逃移，未复旧业，中原最附，未知所处。俾之就耕，可贍给，省饷馈。东作方兴，且虑敌人乘时惊扰，宜聚兵险隘防守。”诏行其言。

御史中丞辛次膺论殿帅成闵黜货不恤士卒之罪，诏罢殿前司职事，与祠。沂再言其二十罪，遂落太尉，婺州居住。

沂又言：“将臣定十等之目，令其举荐，施之择将之顷则可，施之养士有素则未也。夫设武举，立武学，试之以弓马，又试之以韬略之文、兵机之策，盖将有所用也。除高等一二名，余皆吏部授以榷酤、征商，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，愿诏大臣详议，中举者定品格，分差边将下准备差遣则人人思奋，应上之求矣。”从之。

时龙大渊、曾覿以藩邸旧恩除知阁门事，张震、刘珙、周必大相继撤回词命。沂论其市权招士，请屏远之，未听，而谏官刘度坐抗论左迁。沂累章，益恳切，曰：“大渊、覿不屏去，安知无柳宗元、刘禹锡辈挠节以从之者，”好进者嫉其言，共排之，沂亦以言不行请去，遂以直显谟阁主管台州崇道观。

乾道元年冬，召为宗正少卿兼皇子庆王府赞读，寻兼侍讲，进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进对，论命令当谨之於造命之初，上曰：“三代盛时如此。卿职在缴驳，事有当然，勿谓拂君相不言。”除吏部侍郎兼权尚书。

沂奏：“七司法自绍兴十三年纂修成书，岁且一纪，历月阅时，不无抵牾。望令敕令所官讨论章旨，此法可行不可行，此条当革不当革，将见行之法与当革之条辑为一书，颁之中外，庶可戢吏胥之奸。”诏行之。寻以目疾丐祠。

六年，出为徽猷阁待制、知处州。复引疾奉祠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八年，以待制除太子詹事，寻复拜给事中，进礼部尚书并兼领

詹事，又改侍读。上顾沂厚，有大用意，而沂资性恬退，无所依附。数请去。

虞允文当国，希旨建策复中原，沂极论金无衅，而我诸将未见可任此事者，数梗其议。遂以龙图阁学士仍提举兴国宫。

淳熙元年卒，年六十八。方疾革，整容素冠不少惰，盖其为学所得者如此。谥献肃。

唐文若字立夫，眉山人。父庚在《文苑传》。文若少英迈不群，为文豪健。登进士第，分教潼川府。给事中勾涛荐自代，诏赴行在所，既至，而勾涛出，不得见。文若奏书阙下，略曰：“昔汉高慢士，四皓去之，而西鄙少廉耻之人；光武礼贤，严光友之，而东都多节义之士。陛下屈万乘之尊，驻蹕东南，两宫将归，五路初复，正宜市朽骨，式怒蛙，以来豪杰，与之共治，宁迟惜此数刻之对耶？”书奏，翌日召对便殿，高宗大悦，特旨改合入官，通判洋州，洋西乡县产茶，亘陵谷八百余里，山穷险，赋不尽括。使者韩球将增赋以市宠。园户避苛敛转徙，饥谨相藉，文若力争之，赋迄不增。

再通判遂宁府。会大水，民多漂死，文若至城上，发库钱募游者，振活甚众。又力请于朝，除田租二万一千顷，免场务税二十余所，筑长堤以捍水势，自是无水患。

秦桧死，上访蜀士於魏良臣，以文若对。二十六年，以光禄丞召，改秘书郎，为《文思箴》以献，其略曰：“於赫我皇，兵既休矣。兵休如何？莫若治兵。居安思危，邦乃攸宁。爰整其旅，文王以兴，载舞干羽，舜仁用成。向戍弭兵，《春秋》所惩。萧俛去兵，祸乱乃萌。师则多矣，军则强矣。纵弛不绳，犹曰无人。兵非以残，以兵休兵。”凡千五百余言。自桧主和，朝论讳言兵，故文若以此风焉。

迁起居郎。劝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，上深纳之。将命以掌制，时有为宣和执政请恩，为司谏凌哲所弹，文若喜其直，作《禾黍诗》以美之。侍御史周方崇以为讥已，劾文若狂诞，出知邵州。上屡为近臣言唐文若无罪，可改近郡。

知饶州，兴学宫，减田租奇耗二万石，又请岁余常平义仓之储什三与民平市，农末俱利，而粟不腐，遂以著令。余干尝有剧盗，巡尉不能制，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，加直敷文阁，移知温州。三十一年，召为宗正少卿。

金人犯边，文若求对，首建大臣节制江上之议。上谕大臣以文若与虞允文、杜莘老、马骥才皆可用，复除起居郎。时诸将北出，捷书日闻，上下有狙志，独文若忧之，图上元嘉北伐故事。上谕文若以创业所历艰苦及敌情反覆甚悉，文若对曰：“愿陛下深察大势，趋策之长而避其短，无循前代轨辙，则大善。”

未几，诸军退守，金主自将，围大将王权于历阳，权遁，淮南尽没。诏百官廷议，文若画三策，一请上亲征，二乞遣大臣劳军，三乞起张浚。工部侍郎许尹是其言，众遂列奏上之。不报。

文若寻面对，上问曰：“今计安出，卿熟张浚否？”文若曰：“浚守道笃学，天下属望，今四十年，天不死浚岭海，正为今日。上矍然曰：“援浚者多，非卿无以发此。”数日，遣杨存中护江上军，缓亲征之期，起浚知平江府，盖上以浚虽忠愍，喜功，将士多不附。文若复言浚本以孤忠得众，寻改浚镇建康府，将以为江、淮宣使，中沮之而止。

乘輿幸江表，以起居郎兼给事中，直学士院，同群司居守。驾还，迁中书舍人。上将内禅，前数日手诏追崇皇太子所生父，文若既书黄，因过周必大诵圣德，而疑名称示安，归白宰相，请更黄，堂吏不可，文若执不已，宰相以闻。诏改称本生亲，寻又改宗室子称，其后诏称皇兄。

孝宗嗣位，张浚以右府都督江、淮军事，文若时以疾请外，除敷文阁待制，知汉州，寻改都督参赞军事。浚使行边按守备，多所罢行者。未还，除知鼎州，改江州。

明年，浚入相，都督府罢。其冬，金复大入，官军悉戍淮。文若谓上流当严兵备，以定民志，奏籍乡丁五万，训练有法，人倚以固。解严，和余大起，郡之数八万，文若以民劳，坚请得减什三。旋请祠，

章三上未报。

乾道元年卒，年六十。赠左通奉大夫。

李焘字仁甫，眉州丹棱人，唐宗室曹王之后也。父中登第，知仙井监。焘甫冠，愤金仇示报，著《反正议》十四篇，皆救时大务。绍兴八年，擢进士第。调华阳簿，再调雅州推官。改秩，知双流县。仕族张氏子居丧而争产，焘曰：“若忍坠先训乎？盍归思之。”三日复来，迄悔艾无讼。又有不自白其母而鬻产者，焘置之理，豪强敛迹。於是之余暇力学。

焘耻读王氏书，独博极载籍，搜罗百氏，慨然以史自任，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。仿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例，断自建隆，迄于靖康，为编年一书，名曰《长编》，浩大未毕，仍效光体为《百官公卿表》。史官以闻，诏给札来上。制置王刚在辟干，办公事。

知荣州。荣因溪为隍，夏秋率苦水潦，焘筑防捍之。除潼川府路转运判官，入境，劾守令不职者四人。县多聚敛，焘括一路财赋额，通有无，酌三年中数，定为科约，上之朝，颁之州县。

乾道三年，召对，首举艺祖治身、治家、治官、治吏典故，以为恢复之法，乞增置谏官，许六察言事，请谏兵，毋增兵，杜诸将私献，核军中虚籍。

除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。会庆节上寿，在郊礼散斋内，议权作乐，焘言：“汉、唐祀天地，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，建隆初郊亦然。自崇宁、大观法《周礼》祭天地，故前十日受誓戒。今既合祭，宜复汉、唐及建隆旧制，庶几两得。”诏垂拱上寿止乐，正殿为北使权用。正除礼部郎中，言中兴祭礼未备，请以《开宝通礼》、《嘉祐因革礼》、《政和新仪》令太常寺参校同异，修成祭法。

四年，上《续通鉴长编》，自建隆至治平，凡一百八卷。时《乾道新历》成，焘言：“历不差不改，不验不用。未差无以知其失，未验无以知其是。旧历多差，不容不改，而新历亦未有大验，乞申飭历官讨论。”五年，迁秘书少监兼权起居舍人，寻兼实录院检讨官。

子后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。焘素谓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刘去华，心慕之，尝以所著《通论》五十篇见蜀帅张焘，欲应诏，不偶而止。其友晁公塑书勉之，焘答以当修此学，必不从此举。既不克躬试，於是命二子塈、塾习焉。至是，吏部尚书汪应辰荐塈文行可应诏，故有是命。

左相陈俊卿出知福州，右相虞允文任恢复事，更张旧典。宰相以焘数言事，不乐，焘遂请去。除直显谟阁、湖北转运副使陞辞，以欲速变古为戒。

又奏：“《禹贡》九州，荆田第八，赋乃在三，人功既修，遂超五等，今田多荒芜，赋亏十八。”上命之条画。既至，奏：“京湖之民结茅而庐，筑土而坊，庸牛而犁，余重而殖，谷苗未立，睥睨已多，有横加科敛者。今宜宽侵冒之禁，依乾德诏书止输旧税，广收募之术，如咸平、元丰故事，劝课有劳者推恩。”诏从之。总饷吕游问入奏焘摄其事。

岁饥，发鄂州大军仓振之，僚属争执不可，焘曰：“吾自任，不以累诸君。”寻如数偿之。游问返，果劾焘专，上止令具析，不之罪也。

八年，直宝文阁，帅潼川兼知、泸州，首葺石门堡以扼夷人，奏乞戒茶马司市叙州羁縻马毋溢额，戒官民毋於夷、汉禁山伐木造舟，奏移锁水於开边旧池，皆报可。

淳熙改元，被召，适城中火，上章自劾。提刑何熙志奏焚数不实，且言《长编》记魏王食肥羝，语涉诬谤，上曰：“宪臣按奏火数失实，职也，何预国史？”命成都提刑李繫究火事，诏熙志贬二秩罢，焘止贬一秩。

焘及都门，乞祠，除江西运副，且许临遣。或劝以方被谗，无及时事，焘曰：“圣主全度如此，竭忠所以为报。”遂奏：“日食、地震皆阴盛，主敌国小人，不可不虑。”且申“无变古、无欲速”两言，又上《快箴》，引太祖罢朝悔乘快决事以谏，上曰：“朕当揭之座右。”进秘阁撰、权同修国史、权实录院同修撰。

焘为左史时，尝乞复行明堂礼，谓南郊、明堂初无隆杀，合视圜

坛，特免出郊浮费。”至是申言之，诏集议，嬖幸沮止。其后周必大为礼部尚书，申其说，始克行。权礼部侍郎。

七月壬戌，雷震太祖庙柱，坏鸱尾，有司旋加修缮。焘奏非所以畏天变，当应以实。上谕大臣：“焘爱朕，屡进说言。”赐金紫。常请正太祖东向之位。

四年，驾幸太学，以执经特转一官，焘论两学释奠：“从祀孔子，当升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，黜王安石父子；从祀武成王，当黜李勣。众议不叶，止黜王雱而已。真拜侍郎，仍兼工部。

《徽宗实录》置院久，趣上奏篇，焘荐吕祖谦学识之明，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。夜直宣引，奏：“近者蒙气蔽日，厥占不肖者禄，股肱耳目宜谨厥与。”赐坐。欲起，又留赐饮、赐茶，寻诏监视太史测验天文。

九月丁酉，日当夜食，焘为社坛祭告官，伐鼓礼废，特举行。屋既中制科，为秘书省少正字，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。父子同主史事，指绅荣之。

焘感上知遇，论事益切，每集议，众莫敢发言，独条陈可否无所避。近臣复举其次子塾应制科，以阁试不中程黜。屋偶考上舍试卷，发策问制科，为御史所劾，语连及焘，屋罢，焘亦知常德府。

初，政和末，泮、辰、沅、靖四州置营田刀弩手，募人开边，范世雄等附会扰民，建炎罢之。乾道间，有建请复置者，焘为转运使，尝奏不当复，已而提刑尹机迫郡县行之，田不能给。焘至是又申言之，请度田立额，且约帅臣张栻列奏，诏从之。境多茶园，异时禁切商贾，率至交兵，焘曰：“官捕茶贱，岂禁茶商？”听其自如，讫无警。

累表乞闲，提举兴国宫。秋，明堂大礼成，以其首议，复除敷文阁待制。顷之，屋、塾继亡，上欲以吏事纾焘忧，起知遂宁府。

七年，《长编》全书成，上之，诏藏秘阁。焘自谓此书宁失之繁，无失之略，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，卷第总目五卷。依熙宁修《三经》例，损益修换四千四百余事，上谓其书无愧司马迁。焘尝举汉石渠、白虎故事，请上称制临决，又请冠序，上许之，竟不克

就。

又奏：“陛下即位二十余年，志在富强，而兵弱财匱，与‘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’异矣。”一日，召对延和殿，讲臣方读《陆贽奏议》，焘因言：“贽虽相德宗，其实不遇。今遇陛下可谓千载一时，”遂举贽所言切於今可举而行者数十事，劝上力行之。上有功业不足之叹，焘曰：“功业见乎变通，人事既修，天应乃至。”进敷文阁直学士，提举佑神观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。荐尤袤、刘清之十人为史官。

十年七月，久旱，进祖宗避殿减善求言故事，上亟施行。丁丑雨。一日宣对，焘言：“外议陛下多服药，罕御殿，宫嫔无时进见，浮费颇多。”上曰：“卿可谓忠爱，顾朕老矣。安得此声。近惟葬李婕妤用三万缗，他无费也。”遂因转对，乞用祖宗故事召宰执赴经筵。

太史言，十一月朔，日当食心八分。焘复条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，因奏之曰：“心，天王位，其分为宋。十一月於卦为复，方潜阳时，阴气乘之，故比他食为重，非小人害政，即敌人窥中国。”明日对延和殿，又及晋何会讥武帝无经国远图。

十一年春，乞致仕，优诏不允。上数问其疾增损，给事中宇文价传上旨，焘曰：“臣子恋阙，非老病，忍乞骸骨。”因叩价时事，勉以忠荅。又闻四川乞减酒课额，犹手札赞庙堂行之。

病革，除敷文阁学士，致仕。命下，喜曰：“事了矣。”口占遗表云：“臣年七十，死不为夭，所恨报国缺然。愿陛下经远以艺祖为师，用人以昭陵为则。”辞气舒徐，乃卒，年七十。

上闻嗟悼，赠光禄大夫。他日谓宇文价曰：“朕尝许焘大书‘续资治通监长编’七字，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，为序冠篇，不谓其止此。”

焘性刚大，特立独行。早著书，桢尚当路，桢死始闻于朝。既在从列，每正色以订国论。张栻尝曰：“李仁甫如霜松雪柏。”无嗜好，无姬侍，不殖产。平生生死文字间，《长编》一书用力四十年，叶适以为《春秋》以后才有此书。

有《易学》五卷，《春秋学》十卷，《五经传授》、《尚书百篇图》、